

[文章编号] 1003—4684(2019)03-0069-05

生态翻译视阈下《种子的信仰》汉译本比较探究

白 阳 明，何 诗 瑶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通过对《种子的信仰》三个中译本的比较，探讨文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社会生态所做出的适应与选择，以丰富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同时拓宽《种子的信仰》译本研究视角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 整体关联；翻译生态；文本移植；适应与选择；《种子的信仰》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种子的信仰》^[1]是由布莱德利·皮·狄恩对梭罗的若干晚期自然史作品进行精心整理后，出版的一本关于自然的文学随笔。在此书中，梭罗对丰饶的森林致力讴歌，对生命间彼此难以分割的诚挚致以礼赞，以及对自我生长和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行真实记录。其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科学信息以及文学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由于语言不同，异语读者若想了解其间传达的信息，就必须由译者进行翻译。而如何将原作信息最大程度不失真地传达出来，对此学界进行了探讨。孙建军早在 1999 年便指出，“翻译——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2]，可见，翻译实难做到尽善尽美。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参照一些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对翻译作品进行评析和完善。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的更迭，翻译理念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从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到交际翻译理论，翻译的标准一直在慢慢发生变化。而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理念，正是在当今学术社会和时代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生态翻译”既是经济社会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体现，也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胡庚申，2008)^[3]，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综观视角。

生态翻译学以空前广阔的多维度视角来诠释翻译，以整体关联的思维对翻译进行解读。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由“译境+译者+译本”构成的翻译生态“共同体”，一个活的有机的生态整体。

文学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遵从文学意象的审美原则，又要综合把握翻译生态环境。

1 翻译即文本移植

所谓文本移植，指的是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生态系统中去。对此，翻译界已有不同的说法。翻译理论家罗森娜·沃伦在她主编的文集《翻译的艺术：译苑之声》的引言中说，“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的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的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 1989: 6)^[3]。胡庚申教授也曾指出：“我们所说的‘文本移植’，是生态翻译学关于翻译的本质认识，它关注的重点是文本(原文)内在的‘可移植性’”。具体来说，在移植实施之前，重点关注原文生态结构的可移植性，并由此出发来对拟翻译的文本进行选择；在移植过程之中，重点关注文本的语言生态移植，文化生态移植和交际生态移植，并关注译语翻译生态环境的“重构”和翻译生态的“重建”；在移植完成之后，重点关注译本在译语生态环境里的生命状态，并关注培育译语生态环境以便被移植文本能够生存、长存(胡庚申，2013)^[3]。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此概念的讨论从未间断。基于此，我们便能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文本移植分析。

[收稿日期] 2018—10—12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7D040)

[第一作者] 白 阳 明 (1974—)，女，湖北秭归人，文学硕士，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翻译

[通信作者] 何 诗 瑶 (1995—)，女，湖北孝感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翻译

笔者选择了《种子的信仰》三个不同的译本^[4-6]来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江山译本,何广军、焦晓菊、宫小琳译本,以及赵静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江译、何译、赵译)。

从对原文结构的关注以及对译语生态环境的重构来看,江译本不仅对原文结构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移植,且重构了一个较好的译语生态环境。具体来说,在于它对原文结构的尊重。其它两个版本都在翻译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删节,有些过渡段之间略去未译,尤其是何译本改动较大,很多地方都删去了。但江译本不仅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结构,还加入了一些节标题,例如在种子的传播这一章下,添加了:沧海桑田话种子、御风行、小苗尖尖角等节标题,使读者一目了然,层次清晰。而其它两个译本都只是大概地分了段落,虽然也添加了一些标题,但不如江译本那样细致。此外,在梭罗的原文手稿扉页上是有一首诗的,这首简短隽永的小诗道出了种子的坚韧隐忍,读来使人充满希望,与全书的主题契合度高,实在有译出的必要。只有江译本将其译出,放在首页,其它两个版本都选择了略去不译。但是这首诗也是梭罗原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用来吸引读者还是引出下文,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对原文结构的迁移和对译文环境的重构方面,江译本关注全面、细致尤甚。

2 翻译即适应选择

在生态翻译理论建构之初,胡庚申教授曾经指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13)^[3]。而此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即译境,它包括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时候就要根据翻译的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

比较对照三个译本可以发现: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原语系统,不同的译者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现从遣词、造句、谋篇三个方面来具体说明。

2.1 词汇层面的适应选择

选词精确得体,语意连贯不仅体现着一种生态平衡,就文学翻译的角度而言,更体现着对于原作的忠实和尊重;也即是“信达雅”中的“信”,是通过对词汇的选择来表现的。

纵观三个版本,对于词汇的选择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译者对于同一原文系统的适应程度不尽相同。

例 1: look into the matter

江译本:一窥究竟

赵译本:渴望能亲眼看到这一幕

何译本:查个水落石出

此处的译境具体而言指的是作者对松鼠在油松树上留下的齿痕充满了好奇,想亲眼目睹一回。把这个词组放到此处译境里,我们可以发现,江译虽然最尊重原文,但未免丢失了一些具体信息,有种泛泛而陈的乏力感,实际上,纵观整部译作,多处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而赵译则是意思最为贴切的,最贴近原文语境的;何译直译的程度虽然不如江译那样彻底,也根据译境作了一些调整,但不如赵译那般生动有画面感。其实,纵观江译本,会发现多处选用了四字格词语,这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且体现了较强的文学性;但在注重形式的同时也要注重内容,不能一味地追求遣词造句的完美而忽略了具体的语境。只有把词汇放到具体的语境中,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各自不同的具体选择,才算是较好地适应了译境,体现出一种灵活的生态平衡。

例 2: think it over one night

江译:整晚的深思熟虑

赵译:一个晚上的思考

何译:在有一天夜里,经过反复思考

此处译境是作者对留有松鼠齿痕的油松进行了思考,最终得出了结论:这一现象是有规律的,并且和松鼠的需求有关。那么将词组放进此处语境,我们可以看到,江译虽然颇有文绉绉之气,但深思熟虑这个词放在这里未免有点“大词小用”了,因为字典里对深思熟虑的解释是“反复深入细致地考虑”,用以指比较大或者比较严重的事情。其实这也是江译本的一个缺点,我们可以看到译文中多次出现四字格的词语,整体语言风格文学性比较强,遣词造句优美,但是对词语在具体译境中的还原不够准确,有泛而空之嫌,我们说,翻译遵循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固然是好的,这种归化译法也有很多学者推崇,但同时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也十分重要,对此我们将在后文继续探讨。赵译本在此处虽然显得平实,但胜在通俗易懂并且准确;何译本则显得有些冗余拖沓。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组成一个句子,进而形成语篇后,其词义才能得到确定。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脱离上下文,就无法译出语义连贯的译文;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选词,而不是一味追求对等,以致丧失了整体意蕴(张欣,谌莉文,2014)^[7]。译者只有结合具体的译境,把词语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综观考虑,再作出恰当的选择,翻译才是成功的。

华先发教授曾在教程《新编大学英语译汉》^[8]中提到:“选好词用好字还要注意词语的语体色彩和搭配

组合。译者应该先辨明词语的语体色彩,再用具有相同的语体色彩的译入语译出。”^[8] 鉴于文学文体的遣词造句与普通文体大不相同,在纵观全文的基础上比较三个译本可以发现,选词最符合文学语体色彩的是江译本。全文有多个地方可以体现,例如对“bear the most seed”这个词组的翻译,江译本将其译成“挂果最多”,而何译本是“多结果球”,赵译本是“结出的果实往往是最多的”。再者,对“to a distance”这个词组的翻译(本处指的词组出现在 The Dispersion of Seeds 这一章里,具体描述的是种子乘风远行),江译本译文是“直上青云”,何译本“远走高飞”,赵译本“不会很快落地”。再如,对“are acquainted with”这个词组的翻译,江译本是“熟稔”,而何译本赵译本都是“熟悉”。再如“plucked”一词,江译本译文是“采撷”,而何译本赵译本均为“采摘”。此处,明显地,江译本的选词更符合文学语体的色彩,让人不禁联想起中国古诗词里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的“采撷”。而文中还有多处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类似佐证。由此足以证明,在语体色彩方面,江译本是处理得最为成功的。

同样,英汉两种语言互译时的词类转换也为我们提供了判断标准。何译本对词类的转换程度应该是最大的,多次出现了超越同一语言层次,与其他语言层次进行转换的例子。例如 old gray cones 这个名词词组,何译本将其译成:层层灰色果子落在地面,这是将名词词组译成了分句,是不同语言层次之间的转换。而何译本是“经年的灰果”,赵译本是“灰色的老松果”。而涉及对“a pretty good substitute for”这个词组的翻译时(原文意指罗马人曾经用坚硬的油松果球代替石头),三个译本也不约而同地作了转换。江译本译作“用作”,这是将名词转换为了动词;何译本“当……用过”,是将名词转换为动词短语;同样,赵译本“当作……使用”,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三个译本在涉及到词类转换的时候,都根据情况对译文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and 选择。

2.2 句法层面的适应选择

句子是构成语篇的基本要素。译文的语篇是否连贯、有逻辑性,要看译者对句式的灵活使用,以及对整篇文章结构的准确把握的能力如何。在翻译过程中,适应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而句子的翻译正是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层次。

例3: After ages of experiment perhaps, their instinct has settled on the same method that our reason would, finally, if we had to open a pine cone with our teeth; and they were thus accom-

plished long before our race had discovered that the pine cone contained an almond.

江译:岁月流逝,松鼠早在人类发现松果果仁前就精谙此道,本能发挥长期沿袭下来。不知有朝一日,人们是否要亲自动嘴啃咬松果,与松鼠相比,怕是难以望其项背了。

赵译:这样的技巧,想来不仅来自遗传,更来自于松鼠家族代代相传的信仰。这样的方法,倘若换作人类,恐怕早已放弃。丢弃了信仰的方法,即使松果里藏着杏仁,我们也无法品尝到。

何译:也许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它们已经抱定了这种一成不变的法子;要是换了我们人类,说不定早就抛弃了,就是松子里能嗑出杏仁来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比较这三个版本,江译本虽然依旧颇有文采,用了大量四字格成语,如“岁月流逝”、“精谙此道”、“有朝一日”、“望其项背”,短短一个句子用了这么多成语,可见在遣词造句方面,译者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然而,仔细读来,发现似乎语句不通,使人不解其意。同时,对原文语意也有一定曲解,原文并未表达人们要亲自动嘴咬松果的意思,也没有将人和松鼠作对比,只是象征性地提一提若是把松鼠换成人类会如何,用来突出松鼠是咬松果的能手。可以说,江译本虽然在词汇的语体色彩方面略胜一筹,但其句子的组织仍需要再考量一番,在整个译本中有很多地方如上句一样,缺少逻辑连接词,导致语义不明。虽然汉语重意合,但是适当的连接词或者转折词仍是十分有必要的。相比之下,赵译显得准确多了,不仅加了倘若这样的连词,来突出句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更是进行了合适的主语转换,使句意明朗。同样,何译也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有些意义略有删节,但总体上仍是准确的。可以说,译者要作出合适的适应性选择,应该是综合考虑原语、译语之后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偏向其中一方做出决定,那样会造成信息缺失或者语义模糊,有失偏颇。

在此基础上,对照比较三个版本在句法层面的行文,同时参照一些关于句子译法的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一般说来,句子的译法可以是:A.亦步亦趋(不改变原文语序和结构);B.化整为零(分译);C.调整句序,词序。从语言层次的转换情况来看,英语句子翻译成汉语既可以是同一层次的同类句型转换(如英语的简单句转换成汉语的简单句),也可以是同一层次的不同类句型转换(如英语的复合句转换成汉语的单句),还可以是跨越同一层次的转换(如英语的简单句转换成汉语的词组)(华先发,邵毅,

2004)^[8]。”基于此,综合分析三个译本可以发现:从句法层面来看,每个译本都各有特色,甚至辨识度很高。如,江译本通常对句子做出了切分,但是不常断句,经常采用“一逗到底”的方式来排列句子,偶尔容易造成语义模糊和歧义;赵译本也喜欢对句子作出切分,但与江译本不同的是,文中多次对复杂句进行了断句,使得复杂句变为简单句(江译本切分之后因为不常断句所以复杂句还是复杂句),想来这也是赵译本简单明朗易懂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同样地,何译本也对句子作出了适当的切分,但相较之下不那么明显,它的特色在于语序:通常按照原文的语序行文,以及对句子所属的段落进行调整,常把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放到下一段来使译文更顺畅并层次清晰。例如,拿定语从句来举例,在江译本中,定语从句往往被译成句子独立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词组;但是放到赵译本中,极有可能被译为一个简单句;放到何译本中,可能已经被切分成一个句子放到下一段的开头了。其实,对句子如何切分,语序如何调整,本没有优劣之别。只要根据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作出合适的选择,就是成功的翻译。

2.3 篇章层面的适应选择

篇章的翻译不仅体现着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更考验着译者的协调和平衡能力。一篇好的译作不仅能准确地传达出原文信息,更能整体把握原作的语言风格。这就要求译者尽量能够保持原语和译语在词汇、句法、语篇文体、语用乃至节奏、音调等等方面的协调和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协调和平衡,需要译者依据原语和译语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各种不同的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13)^[3]。

例4: In this way even the squirrels may spread the pine seed far over the field. I frequently see a pitch-pine cone far out in an open field, where it was dropped by a squirrel when on its way toward some tree or wall or stump—or oftener by the side of a fence on which the squirrel travell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woods; and there it will sometimes lie covered by the snow all winter, and not expand and shed its seeds till the snow goes off and it feels the heat of the sun.

江译:松果就是这样借助松鼠传播到周边旷野,我常在一片远离树林的开阔空地上,冷不丁地看见一个孤零零的松果。当松鼠朝着某棵树、某排栅墙,或某处树桩疲于奔跑,它们不时地丢弃果实。当然,果实多见于松鼠离开森林穿越很远才能抵达的成排栅墙。于是,松果整个冬天埋在雪里,悄无声息,春天来临,阳光亮出温馨,松果方才膨然打开果壳。

赵译:按照这样的方式,松鼠甚至可以把松子传播到更远处的田野里。走在田野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静静地卧着的松果。这便是松鼠在搬运途中因受到惊吓或阻碍而丢下的。而那些静卧的松果呢,看起来十分安恬。冬天来了,飞雪覆盖了地面,松果便在这洁白的被子下安详地等候着,直至冰雪消融。睡了一个冬季的松果苏醒过来,它们高兴得咧开了嘴,小巧的种子便欢快地蹦跳着走出家门,享受阳光的爱抚。

何译:就这样,松鼠能把松籽带到旷野之中。走到远离林子的田野里,常常能够发现松鼠丢下的果球,松鼠跑到这本来就筋疲力尽了,不幸又为树、墙、树桩或篱笆所阻,只好把果球丢下了。果球静静躺在那,冬天以来,可能就让雪给盖住了,待到积雪融化的时节便膨胀开了,一颗颗种子散落出来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

篇章是由段落构成的,因此笔者节选了《种子的信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段来进行比较分析。

文学文本的翻译与其他文体有所不同。文学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它“用艺术化形象化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与浩瀚的社会现实,反映人与人之间纷纭复杂的关系,描绘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抒发丰富的情怀,寄托人们的理想、愿望、追求,使读者通过它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黎运汉,2000:379)^[9]文学文本主要具有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

那么,横向比较三个译本,最注重信息功能的应属赵译本,赵译本主要的语言风格是客观平实,而且将在原文中出现的主要植物都作了图片展示,图片下面还配有文字说明,这样一来,就将植物的色彩、属性、用途都说明得非常详细了。而另外两种版本,虽然有配图,但均没有展示出植物颜色且没有说明植物的具体信息。此外,最注重美感功能的应属江译本。众所周知,《种子的信仰》是关于自然的文学随笔,作者梭罗用清新隽永、平白质朴的语言和明澈优雅的文风,在文学与自然之间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桥梁。江译本以译入语为主,用大量的四字格(如:斑驳成片、魂牵梦萦、亭松若盖等词随处可见)和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这种文风传达得准确生动,营造出一种朦胧的生态美,充分地再现了原文的审美价值,也是三个译本中文学色彩最强的一个。

由此,所谓“翻译即适应选择”,就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了。当翻译中的信达雅难以兼得,神似形似难以统筹,音美意美形美难以共享的时候,其中的孰

轻孰重,就需要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自主地作出判断、作出选择。

3 结束语

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从文本移植和适应选择的角度,比较分析了《种子的信仰》几个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层面的平衡协调,并探讨了其文学价值。由此发现,即使面对同样的原语生态系统,不同译者作出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所呈现的译本值得深入探究。生态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其覆盖面十分广泛。本文只是选取其中的几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可能涉猎有限,不够综观,不够全面。以后的研究还需要搜集收录大量数据,做更多调查,甚至对读者和译者进行访谈,向出版社搜集具体信息,从更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对比,使结果更有说服力。

[参 考 文 献]

[1] Thoreau H. David, Dean B P. Faith in a seed[M]. Island Press, 1993.

[2] 孙建军. 翻译: 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从《莎士比亚全集》两个译本对比谈英译汉过程中词义的确定[J]. 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5):90-99.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梭罗. 种子的信仰[M]. 何广军, 焦晓菊, 译.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5] 梭罗. 种子的信仰[M]. 江山,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3.

[6] 梭罗. 种子的信仰[M]. 赵静,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6.

[7] 张欣, 湛莉文. 《匆匆》英译本中的“信、达、美”分析探究——以张培基《匆匆》英译本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1):137-139.

[8] 华先发, 邵毅. 新编大学英语译汉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82-96.

[9] 陈宏薇, 李亚丹.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62.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Faith in a S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BAI Yangming, HE Shi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ors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literary images,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paring the three different Chinese versions of Faith in a Seed, the adaptation and choice of literary translators to different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ec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can be enriched, 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Faith in a Seed can be broadened.

Keywords: holistic relevance; Translation Ecology; textual transplantation;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Faith in a Seed

[责任编辑: 张岩芳]